

一年冬至夜偏长

■ 汪丽红

冬至将至。北半球的这一天,是一年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对我这个在异乡谋生的人来说,这样的一天,绵长的不仅是沉沉夜幕,更是心中对温暖与希望的眷恋。

冬至的夜,总是来得很早。在不经意间,夕阳如羞湿的孩子,匆匆收起最后一抹余晖,将世界交予黑暗。暮色四合,一块巨大的天鹅绒幕布缓缓降下,笼罩着大地。在这寒冷的冬夜,裹上棉衣、戴上帽子和围巾的人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渴望那一方温暖的港湾——那里有明亮的灯光、亲切的笑容和热腾腾的饭菜。

北方老家,早已寒风凛冽。村落里的炊烟袅袅升起,融入沉沉暮色。淡淡的烟霭,是大地的呼吸,给寒冷的冬日增添几分烟火气。远处的山峦,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像沉睡的巨人,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田间的麦苗,在寒风中轻轻摇曳,诉说对春天的期盼;蜿蜒的小路,如一条丝带,连接一个个温暖的家。

饺子,是冬至必不可少的美食。多年前的

冬至晚上,我和父母弟妹围坐一起,包着饺子,欢声笑语回荡在温暖的屋子里。包好的饺子,如一个个小元宝。锅里的水沸腾,饺子下锅的那一刻,像欢快的小精灵,在水中翻滚、跳跃。不一会儿,饺子煮熟了,白白胖胖,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蘸上醋和蒜泥,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远在他乡的游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心中充满对亲人的思念。“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在《邯郸冬至夜思家》一诗中,白居易说,冬至的寒夜,他独自一人,在异乡客栈里,抱着膝盖,看着灯下自己的影子,心中的孤独和思念如潮水般涌来。而此时的家中,亲人们或许正围坐在一起,念叨着远行的孩子。

这种思念之情,跨越时空的距离,让人心酸又感动,特别是杜甫的“年年至日长为客”,每个字都充满无奈。这样的漫长夜晚,我的思绪变得格外悠长,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那些温暖瞬间和难忘经历,都在

脑海中浮现。或许,人生就像冬至的夜,有长有短,有起有落,但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那年,我在南方当教师。当年冬至,寒意袭人,我独自坐在出租屋里,心却飘向了北方老家。父母的脸上又多了几道岁月的痕迹吧?孩子正在念叨着远方的我吧?……思念如藤蔓般疯长。突然间,我听到敲门的声音。打开一看,原来是住在学校周边的几个学生。他们相约而来:“老师,我们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吧。”温热的饺子,驱散了冬夜的寒冷,也温暖了我的心。

我把思念埋在心底。在长夜里静下心来,回顾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规划新一年的生活。冬至,是一个季节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它不仅仅寄托着思念,更是希望的象征。无论寒夜有多长,光明总会如期而至,温暖总会与我相伴。这一天后,阳气始生,像那沉睡的大地,在经历漫长的寒冬后,终将迎来温暖的春天,迎来花儿的绽放。

一年冬至夜偏长。夜已深,万籁俱寂。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感受冬夜的寒冷与宁静,心中充满温暖 and 希望——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这寒冷的长夜中,我感受着温暖与力量,向冬至夜告别,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迎接新的一天、新的开始,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向美好的明天迈进。

冬至之归是春和景明

■ 董谨裴

冬至,仿若岁月长河中一声幽沉的钟鸣。这一日,北半球被长夜紧紧拥抱,白昼如惊鸿般短暂,恰似一场与黑暗的幽会。

冬至之季,大地被寒冬裹上了一层肃杀的外衣,草木枯萎凋落,山川静谧无声。清晨的曙光,像是一位孱弱的行者,在酷寒的重重阻隔下,艰难地在天边划出一抹亮色,宣告着新的开始。凛冽的西北风如脱缰的野马奔腾而过,奏响一曲冬日的悲歌,却又似在为沉睡的世界唤醒那深藏的生机。此时,阳气恰似一颗希望的种子,在冰封的大地深处,悄然萌动,蛰伏着对未来的憧憬。

在这严寒的舞台上,大自然依旧坚毅不屈。冰封的河面之下,鱼儿宛如灵动的精灵,身着银鳞铠甲,在冰冷刺骨的水域中自在穿梭,用无声的坚持,守望着春日的水暖波漾。那每一次摆尾,都似在与寒冬低语,诉说着对未来的笃定信念,仿佛在这冰寒的囚笼里,也能编织出关于春天的绮梦。而凌霜傲雪绽放的红梅,更是冬至的一抹绚烂亮色。那一朵朵红蕊,恰似璀璨的星辰坠落入间,又宛如炽热的火焰在皑皑白雪中熊熊燃烧。花瓣上凝着的霜花,像是上天馈赠的晶莹珠宝,更添其冷艳高贵。红梅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那香气幽远而绵长,丝丝缕缕在空气中蔓延开来,为苍白的世界增添了一抹浓艳的



色彩。她亭亭玉立在这冰天雪地之中,如一位无畏的勇士,以坚韧为笔,以冰雪为墨,在寒冬的画卷上书写着不屈与奋进的傲然风骨,引得无数文人雅士为之倾慕,成为漫漫寒冬中最靓丽的一抹诗意。

在华夏悠悠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之中,冬至拥有着别具一格的传统习俗。在北方,冬至之日必食饺子。一家人欢聚围坐,一边擀着面皮、包着馅料,一边洋溢着欢声笑语。那一个个饱满丰盈的饺子,恰似装满幸福的小巧锦囊。饺子的形状仿若耳朵,传说食用饺子后,冬天耳朵便不会遭受冻伤。热气腾腾的饺子被端上餐桌,家的温馨暖意瞬间扑面而来。在南方,人们则更钟情于汤圆。白白胖胖的汤圆,寓意着团圆美满、幸福如意。甜美的馅料包裹在软糯的糯米皮中,每一口皆是甜蜜的滋味。饺子和汤圆,不仅仅是美味佳肴,更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对家庭团圆的珍视爱护。

“冬至大如年”,这句古老的俗语,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人们对冬至深沉情感的大门。在这一天,祭祀先祖的仪式庄重而神圣,人们怀着敬畏与感恩,缅怀先辈的恩泽,在袅袅青烟中,祈愿家族繁荣昌盛,期盼来年风调雨顺。这些传承千年的习俗,是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眸,是对未来之路的虔诚祈福。

冬至,是一场寒暖的交接仪式,是黑暗与光明的暧昧转换,是旧岁与新年的隐秘交替。当我们在冬至的寒夜,围坐在暖炉旁,品尝着美食,分享着生活的琐碎与梦想的宏大时,心中应满盈着对春和景明的炽热期待。因为冬至过后,那凛冽的寒风必将渐渐温柔,黑夜会慢慢退场,春天正带着繁花似锦的画卷,从时光的深处款款而来。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是春的使者;每一次寒风的呼啸,都是春的前奏。我们在冬至的寂静里等待,等待着春和景明的盛大回归,等待着生命在新的轮回中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让那一抹春色,温柔整个世界,慰藉每一颗在寒冬中坚守的心。

帮母亲晒“冬”

■ 阿言

近来,夜晚寒意总往屋里钻,小儿也常半夜踢被,于是我只能晚上时不时撑着惺忪睡眼给他盖被子。偶尔小儿在垫絮上“画地图”,不免第二天要上楼顶晒一晒,借着太阳的手把那尿裤子拧干才好。此情此景,也顺道提醒了我——该回家帮母亲晒一晒“冬”了。

挑了一个阳光甚好的日子,我带着小儿回到了老屋。稍作休息,便让小儿同母亲作伴,我径直上楼,打开了蒙上灰尘的铁皮柜子,拿出去年叠整齐放进去垫伏了一年的几床棉花被。是啊,它们也该过冬了。我先提一桶温水到楼顶,搭好几根竹竿后,用帕子反复擦净。阳光太好了,不一会儿,我的额头就沁出了细细的汗珠,但又暗自窃喜,这些棉被在温暖的阳光下躺上一天,晚上定能收获一床铺的阳光香气。母亲山上该有多暖和。

当我将两床棉被铺挂好后,母亲气喘吁吁地牵着小儿上来说:“没办法,这小家伙要找你。”我听出母亲的无奈,又怕我责怪,微微一

笑,回应道:“着实淘气得很,像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妈妈一定也很辛苦。”我继续着手上的动作,孩子却在铺开晾晒的被子间躲起了猫猫。一瞬间,这样的快乐感染了母亲。让母亲也感慨起了从前:“你以前像这般大的时候……”听着母亲的絮叨,孩子在一旁“咯咯咯”地笑,再抬眼望向那高远的蓝天,低头看看不远不近那条一如从前般静静流淌的小河,突然间,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时光……

那时候,我个子矮,总要踮脚才能够得着竹竿,有时还要在脚下垫上两块砖。母亲从不让我做这些费劲的事,说我长大了再做也不迟。只见她高高举起手上的被子,轻轻一甩,棉被便乖乖对折了。再将其摊平展开,这样挂起来平整。晒上几个钟头,再内外翻个面,每个角落都是阳光的味道。那时候的母亲身体硬朗,精气神十足。经母亲晾晒的被子,晚上睡起来柔软无比,就像躺在母亲怀抱里一样舒适,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我不禁入了神。直到小儿不住地喊着“妈妈,妈妈”,我这才回过神来。和孩子回到院里的树荫下,母亲佝偻着身子,拿出珍藏的零食投喂外孙。看着母亲弯弯的背,我的鼻子一酸,强迫自己不让泪流下。母亲知道我近来晚上睡不安宁,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宽慰我:“长大些就好了,长大些就好了!”这时,我才发现,是我成长的漫漫长夜压弯了她的腰啊!那个时候,母亲也在半夜为我盖过无数次被子,可她却很少提起做母亲的不易。

直到自己也做了母亲,我才知道一个孩子健康平安地长大,做母亲的暗地里揪了多少次心,吃了多少苦。正应了那句老话“养儿方知父母恩”。

晌午后,有些起风了,我起身上楼收棉被了,可不能让薄暮弄湿了棉被和母亲的美梦。

冬日里的太阳早早收了锋芒,就像淡黄色的玉盘,远远地隐没在几缕丝带般柔顺的红色绸子间,慢慢地下坠,直至只有西方那片天空微亮着。而我,也将晒好的棉花被子为母亲铺好了。

从前你为我晒被,如今我为你铺床;从前你为我盖被,如今我为儿防凉。这也许就是母爱的反哺与延续,这世间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而朴实的,都值得被敬重、被善待、被爱……

乡村冬日

■ 王同举

一场大雪过后,四处银装素裹,百草伏下,万木枯折,一切生长的渴望都潜伏下来,天地间多了几分萧瑟与清冷。

田地里,稻草人歪歪斜斜地立着,麦苗在厚厚的积雪下安然睡去。菜园里,白菜割下了,萝卜也起出来了,只留下一片灰褐色的泥。抬眼望,天空低沉,云朵散淡,雪山高耸,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画卷。静谧无声的银白天地,是寒冬时节里最独特的乡村景致。历经冬雪的装点,村庄更具韵味,愈发古朴、素雅。

入冬后,农人纷纷为过冬忙碌地准备着。粮仓里堆满了谷子、大豆。火红的辣椒、黄澄澄的玉米棒子结成串,一串串地挂满墙。地窖里,

红薯、萝卜堆成了小山。这些来自土地的馈赠,这些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收获,都成了农家冬日里餐桌上的常客。男人们将自家养的肥猪宰了,切成块,再把塘里的鱼捉上来,一条条宰杀洗净。妇女们也没闲着,用盐等调料将猪肉和鱼精心腌制,再挂在屋檐下风干晾晒。那一串串腊味,成为冬日里乡村最美的风景线。

短暂的忙碌过后,农人们迎来了一段难得的悠闲时光。老人们搬来小凳子,靠在墙根边坐下,眯着眼晒太阳,手中的收音机播放着悠扬的戏曲。妇女们则聚在一起,飞针走线,纳鞋底、绣鞋垫,相互探讨针线技艺。孩子们喜欢闹腾,就三三两两地聚在打谷场上,滚雪球、堆雪

人、打雪仗,欢闹声打破了乡村的寂静。

岁时已深,风冷天寒,降雪频繁,河流开始逐渐冰封,土地也冻结了。人们不再忙于耕作,而是选择在这样的季节里围炉夜话,静静地聆听冬天的声音,默默地感悟时光的沉淀。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炭火闪烁,暖意融融,尽享冬日意趣。每至黄昏,男人就在屋内生起了火堆,邀来左邻右舍围坐。男人们捧了一杯热茶,一边品茶,一边聊聊地里的收成,聊聊来年的耕种规划。未了,就天南地北地闲扯。女人们手中还拿着未织完的毛衣,毛线在手指间穿梭,不时地唠上几句家长里短。孩子们总是坐不住,去谷仓刨出几只土豆,丢进火堆里烤,很快,土豆的清香飘满了屋子。

待到夜深,烤火的人也饿了,女主人就把一只大铁锅架上火堆,开始煮红薯粥。柴火正旺,火焰舔舐着锅底,锅里热气腾腾,不一会儿,粥就熟了,散发出一阵阵香甜的气息。大伙也不推让,一人盛了一碗,捧在手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乡村的冬日是寂静的。或许,正是源于这份寂静,让寒冬成为一个自省、积蓄的好时节。“夜深知雪重,闻折折竹声。”屋内火堆暖暖,屋外雪落纷纷。在这寒冷的冬夜,思绪也随着升腾的烟火飘向远方,或回忆往昔的艰辛与收获,或憧憬来年的希望,直至夜深人寂,唯有那不灭的炭火还在闪烁,见证着这平淡而又美好的乡村冬日时光。

看一场雪 (外二首)

■ 宋春辉

在冬日
看一场雪
看雪花在天空飞舞
雪花落在冬日的枝头

看冬天,用橡皮慢慢地
把一张稿纸擦淡
有的事情,从此忘记
有的人,还能醒来
有的草木,借这场雪
最后一次盛开

一场大雪

一场小雪还未化开
一场大雪落在了雪上
所有的脚印都和雪有关
雪中只留下雪的痕迹

雪花与雪花来回嬉戏
孩子脚丫互相追逐
——前头那个,忽然站住
摇落一树雪花的欢喜

后面这个蹲下抓了一把
扔出一肚雪球的火气

惊飞几只无处落脚的鸟雀
惊不醒蓬松的雪被下,宛如婴儿般
熟睡的土地

雪的选择

公路上的车流,转动着火风轮
要把这场天上雪,碾进土里
降临人间的雪
在路旁,化作雪泥

喧嚣处
泥土已经和雪水混合
田野里
白色依然与白色重叠

有雪选择了隐居
有雪选择了入世
就像有人深爱星空大海
有人眷恋着土地

